

民国 那些牛人

文化名家笔下的
民国面孔

鲁迅
季羨林 等著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天津出版社

名

家

雅

譚

民国

那些牛人

文化名家笔下的
民国面孔

鲁迅
季羨林
等著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天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民国那些牛人：文化名家笔下的民国面孔 / 鲁迅等著. — 北京：文津出版社，2013. 4
ISBN 978-7-80554-572-1

I. ①民… II. ①鲁… III. ①名人—人物研究—中国—民国 IV. ①K820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18810 号

民国那些牛人

文化名家笔下的民国面孔

MINGUO NAXIE NIUREN

鲁 迅 季羨林 等 著

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文津出版社 出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：100120

网址：www.bph.com.cn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

新华书店总经销

北京溢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6 开本 19.5 印张 200 千字

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80554-572-1

定价：38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：010-58572393

目 录

政界名人篇

- 是是非非韩复榘 王凯 /3
一战成名李宗仁 金满楼 /6
徐树铮：天纵奇材，死于非命 金满楼 /14
少年英才：顾维钧的出道史 金满楼 /23

文人学者篇

- 徐志摩：为大地注册一种思想 张加强 /33
李叔同：手捧着灵魂行乞 张加强 /41
风华绝代林徽因 王开林 /50
黄侃：八部书外皆狗屁 王开林 /66
回忆辜鸿铭先生 罗家伦 /78
回忆陈寅恪先生 季羨林 /83
胡适琐记（节录） 罗尔纲 /94
金岳霖先生 汪曾祺 /115
回忆冯友兰先生 焦树安 /120
闻一多：中国学术的大损失 朱自清 /128
赵元任在临湖轩 白夜 /132

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鲁迅 /137

于右任最后的乡愁 张建安 /140

教育先哲篇

蔡元培：煌煌上庠 卞毓方 /153

林语堂：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点上 曾纪鑫 /164

忆梁启超先生 刘海粟 /193

毁誉参半傅斯年 孙士东 /205

革命志士篇

秋瑾：休言女子非英物 王开林 /213

黄兴：英雄无命 王开林 /222

陈天华：海魂 王开林 /242

宋教仁：为宪法流血第一人 汪龙麟 张仕英 /251

艺术名流篇

画家齐白石 吴祖光 /261

阮玲玉：人言可畏 王开林 /268

我所知道的张大千 叶浅予 /286

一抔净土掩风流——评剧皇后白玉霜 王凯 /293

一片冰清了此身——河北名伶刘喜奎往事 王凯 /298

政界名人篇



是是非非韩复榘

王凯 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，专栏作家。著有《民国的背影》、《长衫旗袍里的“民国范儿”》、《民国口水战》等作品。

经典雅谈

他喜欢多种体育运动，尤爱骑马、游泳、踢足球和打篮球。他当团长时，他那个团的球队很有名气，每次比赛他都亲自上场参赛。

山东军阀韩复榘是民国历史上的一个口碑不佳的人物，其为人粗鲁蛮横、草菅人命且反复无常，他本是冯玉祥部下，中原大战时背叛西北军投靠蒋介石，被任命为山东省政府主席。韩复榘主政山东7年，镇压农民暴动，截留税收，扩充军队，为非作歹，与南京政府保持半独立关系，抗战初期不战而弃山东，后被蒋介石以“违抗命令，擅自撤退”的罪名处决。

在民间戏说中，韩复榘最遭人诟病的是不学无术、不懂装懂，有名的“韩体诗”和侯宝林先生的相声《关公战秦琼》即源出此公。有一

个流传甚广的段子，说韩复榘去看篮球赛，只见球场上十几个人拼命追逐着一个球，韩复榘皱皱眉头对领队说：“那么多人争一个球，多不雅观！回头到我公馆里领一笔钱，多买几个篮球，一人发一个，省得再争。”很明显，这个段子旨在讽刺韩复榘的昏庸愚昧，但是这仅仅是一个“段子”而已，实际上是经不起推敲的。作为一名封疆大员，以韩复榘的真实阅历和见识，他绝对不可能连篮球比赛的基本规则都不懂得，更不可能说出那些令人捧腹的幼稚话来。事实上恰恰相反，与韩复榘有过交往的京剧程派名家赵荣琛在《粉墨生涯六十年》中回忆韩复榘说：“他喜欢多种体育运动，尤爱骑马、游泳、踢足球和打篮球。他当团长时，他那个团的球队很有名气，每次比赛他都亲自上场参赛。到山东后他虽已40出头，仍不能忘记球场，有空常去足球场玩球，向小儿子传授顶球、压球等技巧。从这一点说，关于韩复榘看篮球比赛、大闹笑话的讥讽是靠不住的。如果虚指某些不学无术、胸无点墨的大官，作为文艺典型，当然可以；若具体指韩复榘就不合适了。”

其实韩复榘并不是一个胸无点墨的草莽之徒，他出身于一个秀才家庭，幼年读过诗书，写得一手好字，参加冯玉祥的队伍时最初干的就是司书（文书）。他与许多文人学者都有过交往，与他同时代的著名报人陶菊隐在其记载闻人行述的小册子《政海轶闻》中，曾这样评价韩复榘的精明：“有清代循吏风，恒微服出巡，勤求民隐，驯至升堂鞫案，察察为明，不以为苦。”当代著名学者徐北文也曾撰文指出：“韩复榘在西北军以能诗文、擅书法发迹。他在山东主政后，把一些术士、僧道统统赶出衙门，并重用何思源、梁漱溟、赵太侗等新派文人。韩复榘与张宗昌的不同，是由于文野之分。”韩复榘主政山东时提出的“澄清吏治”、“根本清乡”、“严禁毒品”、“普及教育”等措施，在一定程度上也收到了一些实效，20世纪30年代轰动一时的、由儒学大家梁漱溟主持的山东“乡村建设运动”就是在他的支持下搞起来的。

梁漱溟、韩复榘相识在1922年，当时梁漱溟应冯玉祥之邀，在北京南苑给冯部官佐讲授儒家哲学，韩复榘通过这次听讲认识了梁漱溟，

两人一见如故。后来韩复榘出任山东省政府主席，大力支持梁漱溟的“乡村建设运动”，把他管辖的山东邹平县交给梁漱溟做实验区，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试验提供了诸多方便。韩复榘对梁漱溟的道德学问非常仰慕，他对梁漱溟毕恭毕敬，非常尊重，以师礼待之，凡梁漱溟所提建议多被采纳。韩复榘支持梁漱溟在山东推行乡村建设计划，旨在进行政治及行政改革，他曾经说过：“军队需要整理，不整理早晚要垮；政治也需要改革，不改革也是早晚要垮的。”因此韩复榘对部下发出呼吁：“我不会改革，请梁先生帮我们改革吧！”

土皇帝韩复榘的这种改革作派可能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，其实只要了解了他的处境就会理解他的这种想法。时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的何思源先生在《我与韩复榘共事八年的经历和见闻》中说，韩复榘野心不大，他觉得能保存山东地盘就很不容易，既怕蒋介石釜底抽薪，拉拢他的部下从内部瓦解他，又怕蒋介石布下圈套，使他落入陷阱。基于这种心理，韩复榘便害怕自己内部日趋腐化而导致垮台，所以他认为非改革不足以维护自己的统治，请梁漱溟来山东办乡村建设，就是韩复榘从改革的角度考虑的。梁漱溟晚年忆及此事，对韩复榘作了一个比较中肯的评价：“他对儒家哲学极为赞赏，且读过一些孔孟理学之作，并非完全一介武夫。”

何思源与韩复榘的关系比较有趣，两人是不打不成交。韩复榘由河南调任山东，新省府班子基本上是他由河南带来的原班人马，只有何思源是南京方面安排在山东的，韩复榘周围的人不能容忍何思源的存在，韩复榘也对何思源怀有戒意。但经过几次较量，他们发现对方都很耿直、爽快，说话办事从不转弯抹角，后来遂成莫逆之交。何思源先生曾对朋友谈起：“韩复榘虽然好明杀人、暗杀人，但他不是阴险的人。”韩复榘也告诫自己那些排挤何思源的部下：“全省政府只有何某一个人是山东人，又是读书人，我们还不能容他？不要越做越小，那样非垮台不可！”据何思源先生回忆，韩复榘主政山东七年，对教育工作总是放手让何思源去做，并且从来没有向教育界安插过一个私人，山东教育在此间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。

人性是多面的，即使是军阀，也不会一无是处。

一战成名李宗仁

金满楼 原名金松，专注于历史写作与时政评论。出版有《辛亥残梦》、《门槛上的民国》、《北洋往事》、《民国原来是这样》、《1900，北京的春天有点乱》、《百年前的巨变》（台湾版）等十余部作品。

经典雅谈

德公第一战便英勇负伤，他在率队冲锋之时，突觉头壳猛地一震，右腮上立即血如泉涌，满嘴都是碎牙。德公把碎牙吐出，用手一摸，原来子弹是从右颊射入上腭骨，但奇怪的是，左脸并无伤痕。退下来之后，德公正好遇上一军医，他稍作检查后说：“恭喜！恭喜！子弹并没有留在你的头部，它已从左鼻孔出去了。”

台儿庄大捷后，主将李宗仁的威名传于四海，无人不识、无人不晓，但要细说起来，李宗仁其实是少年得志，早在抗战前，他已是名扬海内的国中名将了。

李宗仁，字德邻，光绪十七年（1891年）出生于广西临桂县，比蒋介石小4岁，比白崇禧大两岁，与胡适同年。德公家乡系桂林府首县，

据他自己所说，风景其实比什么阳朔、桂林都要好（通常是“阳朔山水甲桂林”的说法嘛），只可惜地非要津，游人罕至，所以名声远不如前两者。

中国近代历史上，广西人给人的印象是能征善战，如太平军中的“老长毛”，他们从广西一路打到南京又北伐到天津静海县，差点就拱翻了清廷，那些人可都是极剽悍的角色。不过，德公不喜欢别人提“长毛”之事，因为他的老家两江圩民风淳朴、文风盛行，正如广西谚语说的：“广西考桂林，桂林考两江。”科举才是正途出身，造反非其所长。

据德公自述，他年幼时实无大志，一日他与二哥去田里拔黄豆，两人谈起今后的职业问题，二哥说希望以后做个米贩子，因为米贩子买了乡民的谷子碾成米可以到集市上卖，谷糠又可以喂猪，因而常年有猪肉吃，所以这个理想很实惠；德公则说，今后想做个“养鸭的”，因为养鸭人都是在农忙之后赶着鸭子去收割完的田里吃掉下的谷子，赶上几百只鸭子，不需很大的成本，届时鸭生蛋，蛋生鸭，前途无量，十分可羨。由此可见，兄弟俩当时考虑的都是温饱问题，什么救国救民，那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。但话说回来，小时无大志，长大往往成大事；小时蓄大志，长大后往往一事无成，原因无它，挫折感太强耳。

德公的父亲乃秀才出身，平日里半耕半读，另外需授馆以维持家庭生计。16岁以前，德公断断续续接受了十余年的传统教育，直到1907年，德公报考广西陆军小学，他的人生道路从此开始转折。

说到投考陆小，德公其实考了两次。第一次报考时，报名者有1000余人，而录取名额为一百三四十。发榜后，正榜130名，德公榜上无名，但在备选十名中，名列首位（也就是第131名），因此录取无虞。去报到那天，德公预备了一套干净的衣衫和鞋袜，等走到城外数里的地方才换上；入城后，又临时雇了一个挑夫帮忙挑行李，等在伙铺安顿好后才去报到，事出意料的是，校方竟然拒绝了德公的报到，理由是：超出报到时间十分钟。

当时陆小的负责人大多是留日士官生，执法如山，毫无通融，德公

因十分钟之差，失去了这次入学的宝贵机会。正当德公垂头丧气离去之时，校方教官却特意将他叫住，并希望他下期再考，因为在这次的体格检查中，德公体质被列为甲等，这在应考者当中并不多见。

在此鼓励下，德公认真读了一年书，之后再次投考。这次的录取名额照旧，但应考者已经达到 3000 余人，德公倒是被顺利地录为正取，由此进入了广西陆军小学第三期。据德公的回忆，那时的“广西陆小”是很牛的，放眼望去，新校舍、新楼房、大操场，教官们多半是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，他们穿着“整洁鲜明、绣有金色花纹的蓝呢制服，足上穿着长统皮靴，光可鉴人，腰间更挂着一柄明亮的指挥刀，在校内走动时，这柄刀总是拖在地上。因而他们走起路来，刀声靴声，铿锵悦耳，威风凛凛，使我们刚自乡下出来的农家子弟看到了真是羡慕万分”。至于总办蔡锷将军，那更是让这班小学员视为“神人”了。

德公在读期间，学科并不优秀，但术科即枪械训练、器械体操、劈刺等成绩拔尖，原因是他的身体非常强壮，锻炼又勤，因而得了个诨名叫“李猛仔”。“李猛仔”与人劈刺时，动作敏捷勇猛，一出手就取攻势，同学中罕有对手，声名震于全校。

当时陆小学员的待遇还是很不错的：饮食上，一日三餐，八人一桌，每桌四菜一汤，三荤一素，全部公费；服装上，制服全是呢料子，还有一套哗叽的，冬季发呢大衣；每人每学期发两双皮鞋；助学金方面，一年级新生每月领八钱银子，二年级生每月一两，三年级生一两二钱，成绩优秀者可增发两钱至四钱。对小学员来说，一年下来这可是一笔巨款，因为那时一两银子可兑换一千四五百文，而桂林的物价极低，一碗叉烧面不过 10 文钱，一个月可以买到 150 碗的叉烧面，这比当米贩子、放鸭子可是强多了。

1911 年武昌楼上一声炮响，清廷被推翻，德公也结束了他在陆小 3 年的学习。广西革命后，省府桂林局势颇为复杂，主要是新军与旧巡防营之间有矛盾，在革命党开胜利庆祝大会时，旧巡防营却意图抢劫藩库和银号，一时间城内大乱，陆军小学也被卷入其中。由于旧军叛乱，自

视为新军一边的“陆小”也受到威胁，校内同学在商议后，决定趁夜开往新军混成协的驻地，以共同行动。当讨论如何前进时，有同学大呼：“请调李猛仔当前卫搜索组组长！”德公也就当仁不让站了出来。

巡防营的叛乱被镇压下去后，广西新军组织了一支北伐队，陆军小学也组成了一支百余人的学生敢死队随同前往。可惜的是，这次革命行动名额有限，德公再次错过了报名时间，由此与革命失之交臂。不过，这也未必就是一件坏事，要知道，这批学生队在混乱的民国初年，存者几人、又有几人成名，这都是未知之数。

“陆小”毕业后，德公转入速成学堂学习两年，之后被选任为将校研究所准尉见习官。当时的将校研究所，名义上是将校之所，但实际上收容的都是一些军中老家伙，且多为绿林出身后被招安的好汉，他们哪里懂什么现代军事学知识，将他们召入将校所“研究研究”，也不过是收收他们的野性。上班后不久，德公便升为少尉排长，月薪32元，俨然跻身于桂林的高薪收入群体了。

在将校研究所里，德公有过一次骑“马头”的惊险经历。所谓“马头”，实际上就是群马的领袖。内地军队的后勤部门从蒙古草原上采购成百上千匹马的时候，总归有两三匹“马头”随行。“马头”一般是高大雄壮、体格强健的骏马，这种马力量惊人，力可敌虎，而且天生就具有管理马群的智慧。当时将校研究所就有这样一匹“马头”，除了饲养兵外，无人可以接近它。

德公出于好奇与自信，便想试着骑它一下。饲养兵面有难色，并一再劝阻说：“长官，马头是骑不得的！”但德公再三要求，饲养兵也知道他的马术超人一等，于是答应让他一试。当马鞍扎好后，德公先隐蔽在走廊边的大柱子后，居高临下，等“马头”过来时，德公纵身上马，骑个正着。正当德公以为这匹烈马要咆哮跳跃之时，“马头”却若无其事地向前走了数十公尺，之后“突然把头和身子一摆一窜，势如疾风暴雨，那三个牵着它的饲养兵，未及叫喊便被摔倒在地，它再纵身一跳，三个人便被拖成一团，全都撒了手”。

在“马头”的疯狂跳跃之下，德公连吃奶的劲都用上了，但还是勒它不住。最后，“马头”猛地一跳，跃上走廊，所幸它前足踏翻了走廊边缘一块石块导致失去重心而倒下。在间不容发之际，德公将右腿提上马背，随同倒下并被摔在一边。而“马头”此时重新跃起并冲向一小门，“门狭马大，用力过猛，竟将新的皮马鞍撞毁脱落”，随后它重新逃回马房里去了。

这次，德公算是捡回了一条性命，如果不是“马头”摔倒的话，“恐怕一定在门上给撞死了，要是没能及时提腿的话，也可能被马压死或者被甩在墙根上摔死”。后来，那匹“马头”在将校研究所停办移交时不知去向，德公听说后还在回忆录中恨恨地说，“当时桂林人嗜食马肉，马肉米粉为一道著名小食，这马头可能已入马肉米粉铺，也未可知！”

将校研究所停办后，因新军余额有限，德公等一批新军官竟无从安排，当其他同学都在城内等候差遣时，德公干脆于1914年回了老家，务农去了。不过，因为广西当时办了很多新学校，其中最缺的就是军事及体育教员，因而德公很快被人推荐，去两所学校担任了军训及体操教员，一个月收入达到72元，反比将校研究所的薪俸更高，这段时期的生活过得颇为惬意。

袁世凯宣布帝制后，蔡锷等在云南高举护国义旗，运动波及广西，德公平静的生活也就此被打断。德公的一位朋友名冼伯平，当时在滇军第三师任营长，他邀请德公去他那里任连长。德公考虑再三，觉得自己毕竟是职业军人，因而辞去两个学校的高薪职业而加入护国军参与讨袁。

巧的是，当德公前往梧州报道之时，正好路过滇军第四师的招待所，而他的陆小同学朱良祺、梁伯山、谢绍安也正在招人，四人相遇，惊喜交加，而朱此时已担任营长，梁为营附，谢为连长，于是三人决意留德公在自己的队伍中，并立即招呼勤务兵将德公的行李搬到了第四师招待所。德公无奈之下，只好写信给冼伯平，致以歉意。

不过，连长的申请报上去后没有被批准，只准以中尉排长任用，于是德公在第四师“炒排骨”（谐音，排长叫“炒排骨”，连长叫“吃莲子羹”）。后来冼伯平遇到德公，责备他为何爽约，原来他并没有收到那封信。当他听说德公在第四师只做了排长后，大为不平，后来在营长们的一次聚餐上，为此事与朱良祺争吵了起来，两人差点就拔枪相向。这事在军中传开后，德公也十分尴尬，为了避免朋友们反目，只好主动请辞，不“炒排骨”了。几个月后，德公又在师兄李其昭的举荐下，去他的连队重炒“排骨”（还是排长），当时隶属于护国军第六军林虎所部。由此，德公也正式开始了他的军队生涯。

德公在护国战争中一枪未发，帝制魁首袁世凯已经暴毙身亡，不过内战的机会还多得很，既然是军队，就难免有作战的机会。德公参加的首次战役是讨伐广东督军龙济广所部，据德公所叙，首次上战场时，“内心忐忑，神经紧张，脚步轻浮，呼吸有上气不接下气的模样。我深信我的爱国热忱与人无殊，而视死如归、不避艰险的胆量，尤不在他人之下，何以一听到枪炮声，情绪就如此紧张，连自己也莫名其妙”。这段描述，虽不似“李猛仔”的风格，却真是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。

德公第一战便英勇负伤，他在率队冲锋之时，突觉头壳猛地一震，右腮上立即血如泉涌，满嘴都是碎牙。德公把碎牙吐出，用手一摸，原来子弹是从右颊射入上腭骨，但奇怪的是，左脸并无伤痕。退下来之后，德公正好遇上一军医，他稍作检查后说：“恭喜！恭喜！子弹并没有留在你的头部，它已从左鼻孔出去了。”原来如此！

不过，这次受伤留下了一些后遗症，德公的左脸时而发炎，但情况都不是太严重，肿胀几天便会消下去。但在抗战中期，德公有一次左脸肿得厉害，以至于左眼暂时失明，后经检查，原来是这次受伤时，一些微小的碎骨进入上腭，以至于时时发炎，后来经过一美国医生施行手术，方将碎骨取出，此时碎骨已经发黑矣。此后，肿痛也就霍然而愈。

此战后，连长李其昭因临阵退缩而被撤下，改由德公担任连长一职，随后继续参加护法战争并进入湖南作战。在安化县绿田圩战斗中，

德公再次死里逃生，他在率领士兵冲锋时，身中四弹，其中一弹射入大腿，另三弹射穿裤子。这一次，德公没有遇到军医，而是遇到一个草药郎中，郎中检查后说：“恭喜恭喜！腿骨未折断，子弹从骨膜左侧穿过，敷药后十天便可行走。”德公开始不信，后来一敷草药，疼痛神奇般的消失了……原来这位也是高人，是附近一带专治跌打损伤的权威。

湖南一战后，因吴佩孚与南军讲和，护法军撤回广东，德公也被提升为营长。1920年8月，正当北方的直皖战争结束不久，南方也爆发了粤桂战争，德公所在的桂系军队被广东粤军击退，在仓皇撤到一个叫莲塘口的地方时，被敌军卡住了脖子，因为这个隘口是四会到肇庆的必经之路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，当时又大雨连绵，几万大军被困在狭窄的泥道上，加上后有追兵，形势十分危急。

德公在观察了阵前形势后主动请缨，带领本营官兵正面冲击隘口，为大军打开通道。但这个进攻是十分冒险的，因为敌军在近两三百米的隘口修筑了工事，可以交叉射击，一旦不能一举拿下，必然遭到全歼的命运。好在“用兵在奇、打仗靠勇”，德公亲率士兵一鼓作气，竟把敌军打退，夺了隘口，为大军解了围。当然，在这次冲锋中，全营官兵伤亡超过三分之一，而德公“英勇善战”之名，也开始闻名两粤。

撤回广西后，德公升为边防军帮统，但不到一年（1921年6月），粤军陈炯明兵分三路杀入广西，陆荣廷的桂系在此役中大败特败，德公只好率所部千余人跑进玉林一带的六万大山中打起了游击。好在同道者颇多，后来又有桂系的其他部众前来投奔，德公的队伍扩充到两千余人，倒也枪械整齐，初具规模。

又不到一年后（1922年4月），也就是第一次直奉战争的前夕，正当孙中山大张旗鼓的要进行北伐之时，陈炯明突然在后方异动，粤军撤回广东，广西遂成无政府状态，各路枭雄拔地而起，割据一方，德公也成为当时一个不大不小的势力。而在这时，原同为护国军的黄绍竑所部前来合流，两军合并为广西自治军，由此拉开了统一广西的序幕。

黄绍竑所部，原属广西护国军的马济部，而德公为广西护国军的林